

金宇澄
著

文景

作家手绘插图版

青春难以重返，遥远、渺
茫、单薄、夺目、强烈、真实

《繁花》作者沉淀卅年之非虚构

碗

碗

金宇澄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碗

金字澄 著 / 插图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李 琬

封面设计：周伟伟

美术编辑：高 熹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0mm 1/32

印 张：4.125 字 数：54,000 插 页：2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42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5264-9 / I · 173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碗 / 金字澄著. 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
ISBN 978-7-208-15264-9

I. ①碗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7243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金宇澄

原名金舒舒，生于上海，祖籍江苏黎里，《上海文学》
执行主编。

“中国好书”“鲁迅文化奖”“施耐庵文学奖”“华语文学
小说家奖”“茅盾文学奖”得主。



作者自画像

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碗——北方笔记····· | 1 |
| 苍凉纪念日····· | 105 |

碗——北方笔记



1

我记得小英和男友，都是上海青年，都说带苏北口音的上海话，印象中，他们常在农场的公共场合吵架，在大杨树下站立不动，不分开，小英勾着头不吭气，男友僵在一边，保持一种距离，仿佛只等对方表态，假如男友负气走开，小英就在后面跟，如果男友回身过来，她就朝后退，有时她一把抱住电线杆或大杨树，男友上前用力掰她手指，扯她的头发……在阳光与树影下，男友经常用力把她扳过来，拖过来，撕她衣裳，头发……小英则努力摆脱，哭，逃，坐，躺倒在地……很少有人去劝。他们是恋爱的反面，仿佛全凭内力与命运的驱使，活动在对方的视野里，周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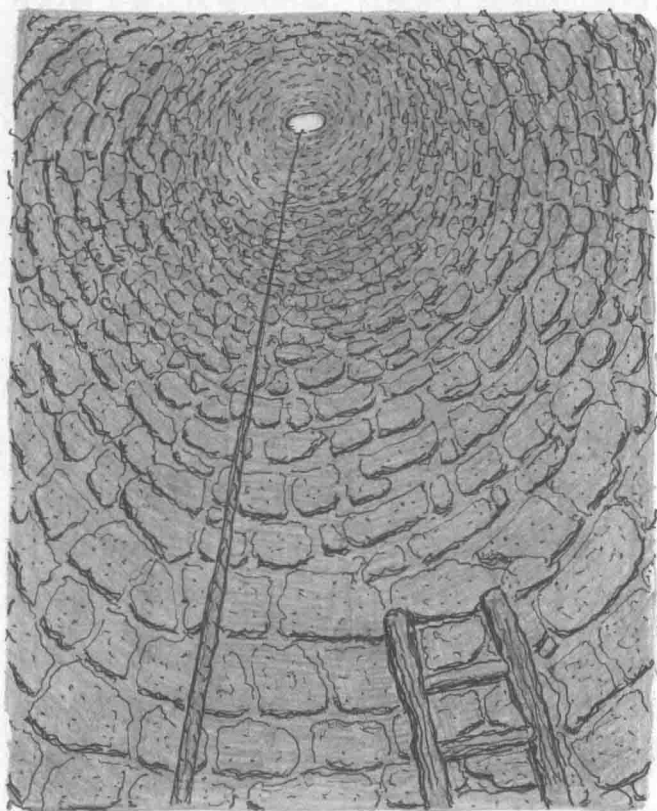
已成虚幻，是一种异常的对立与粘连。

某一天，食堂结束午饭，一个恶时辰，有人发现水井下的情况不妙。松嫩平原的井有30米深，午间阳光直射，洞深的水面上，隐现一块白花花的物体，沉重的铁皮桶顺着辘轳滑下井底时，不是“哗啦”声，是一记闷响。

此地曾为一座大型劳改农场，领导令一“刑满留场”者，一个大胆的中年男人，腰绑井绳，用辘轳放下去，很久，井下传来他惊骇的呼喊：不好了！死人啦，有死人啦！

井辘轳咿咿呀呀响，一个尸首吊上来，青年小英，单薄的女尸，曾经执拗，充沛，吵闹不止，纠缠，撒泼，与男友争执不休的女人的身躯，再不动弹，在冷水泡了10个小时以上，固定在挣扎的一刻，实在难忘。她的脊背，已被整个上午反复坠落的铁皮水桶打破。

估计小英是半夜掉下井的，可能是被推下去，不



我铲起的泥沙里，
一定有你的头发，
你的眼泪，
你的纽扣，
你留下的气味和痕迹。

小心滑下去，没等到结婚，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吗，晚间跳的井？井里有她的搪瓷脸盆。同宿舍的女青年说，见她半夜去井边打水。

这个曾经的苏联式大型劳改农场，传说是1950年代由犯人建造，他们使用的大食堂，已改为五百多号各地城市青年用餐之地，这天早餐的豆浆、包子，午餐的鸡蛋西红柿汤，包括井台附近干部家属们煮的小米稀饭，大小笼屉里蒸的馒头，都是用这口井的水做的。

遵照指示，我与F（1983去了美国）结伴，领一瓶土造草籽烧酒（麦粒中筛出的草籽所酿），连夜为水井做清除工作，井台上挂一盏汽灯，整个夜晚，我们两人一桶一桶打上井水来，倒入排水沟……整个夜晚收放辘轳，拎水，倒水，一直忙碌到天亮，总算把井淘干了，F把我吊下了井，吊下一架梯子、柳条筐和铁锨，我负责把井底泥沙铲除干净，这是北方清理水井污染的必须程序。我下到了井底，发现四周并非

地面上想象的那样窄小，甚至宽可走马，是一座通天的，不断滴水的石砌大房。小英，我想到这个名字，不禁颤抖。我在心里叫了一声，小英，你别吓我，我铲起的泥沙里，一定有你的头发，你的眼泪，你的纽扣，你留下的气味和痕迹。我仰面上望，是一个硬币大小的白点，井沿和井辘轳就在30米以上的高处，井口不断坠下水滴，四溅开来，声音绝对震耳。我的世界，凝结于这一小块白点上，它不是蓝天白云的概念，是一小片银白色，这个钱币不在我裤袋里晃荡，而是高高在上，它遥远、渺茫、单薄、夺目、强烈、真实……我难以把握它，仿佛重返这白色硬币的世界，极其困难了，F在地面上只需一个小手指头，就可以盖没它，封堵它……不行不行，我一秒钟都不想留在这里，立刻要上去了，小英，我得离开这里了，我宁可一辈子做牛做马，也要走了，要扑向这块亮光，我做不了这种工作……

2

30年后，2006年6月，50名上海男女碰头，商量北上重游老农场之事。有人提到30年前这位死在井中的年轻女子——也就是瞬忽间，传播出一条重要的消息，小英死前，曾经秘密回沪，生下了一个女婴，现如今，这婴儿已是30岁的上海女青年了。更有意的是，在得知这消息的半小时后，这位女青年忽然就出现在50名阿姨爷叔面前——她是意外获知大家将去老农场的消息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集会所在的。几个阿姨也就开始盘问她母亲的往事，但是做女儿的，知道得极少，已没有任何印象了，只是复述了一遍她姑姑的话——当年有个上海女青年，名叫小

英，曾悄悄回到上海，生下了她，悄悄返回农场，3个月后，就坠井死去了。作为女儿，她甚至没见过母亲的照片，母亲留下的片纸只字，也因为家境一直困难，母亲甚至没拍过照片，也从来不写家信，或上海家中从不保留母亲的信件。作为女儿，她这次找上门来，是想跟着大家，也就是跟着各位上海阿姨爷叔，去一次东北的嫩江，她要去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去看一看母亲，给母亲上一次坟……

生命的力量多么强大，间隔了这么多年，回忆里接近风化，模糊了的名字和影像，在北方的泥土下静了30年，差不多已被大家忘却了的小英，在这个夜晚复活并徘徊了，凭借她女儿的出现，小英的相貌，一分一秒清晰还原，过往依稀的五官，叠现在她女儿的面容中，生动活跃起来，也时常修正众人的旧印象——我们遥远的小英，在遥远的那一夜之前，已然是一位真正意义的陌生母亲了。

仔细清点当年的旧帐，有人回忆说，得知小英